

在彈孔裡， 栽文字花

金門文學概說

文／吳鈞堯

作家、《幼獅文藝》主編

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戰爭改變金門，以及它的文學。吳鈞堯分析金門文學與台灣文學的關係，並以「斷層」與「神話」兩個觀點，以及人物書寫類型與死亡題材，詮釋金門現代文學……

很多人不認識金門。但是，也有很多人認識金門。

很多人透過特產認識金門，如名聞遐邇的高粱酒、貢糖、菜刀，甚至是新興的麵線、一條根等特產；很多人則比較縣市福利、幸福指數，警覺到這個戰時的遠方之島，受益於金門酒廠的盈餘，高中生以降不用繳學雜費、居民免費搭乘公共交通工具，還有讓人羨慕的優惠價格購買三節高粱酒。

多年來，金門縣政府舉辦迎城隍、馬拉松、泳渡金廈海峽、爭取十大觀光小鎮等，都希望在物產之外，讓更多人認識金門，這樣，才能發掘金門各層面的美。

文學亦然。文學更需要挖掘。

台灣文學再次發現金門

嚴格來說，金門現代文學在台灣文壇「缺席」非常久了。戰爭的緣故，金門被塑造為戰地密碼，舉凡碉堡、大砲等，都是窺奇的對象。八〇年代，台灣進入解嚴後的開放社會，文學上百花齊放，地方文學以及邊緣如原住民、海洋、眷村、女性、同志，乃至於馬華文學等，都在多元社會中佔據要角，而金門的，以及離島的現代文學就沒這麼幸運。

葉石濤解釋台灣對金門缺乏了解的原因：

台灣與中國大陸隔絕分裂了有一段時間。在清朝二百十二年的統治期間，台灣與大陸仍在似通未通的曖昧情形下，處於半隔絕狀態。但是，金門卻不同，因為金門大部分時間是與大陸相連。只有在戰後四十多年來國民政府佔領金門這段期間，它才與台灣的關係較為密切……所以，就歷史的角度來講，金門的歷史經驗和台灣人民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。直到戰後四十多年來的發展，金門的政經經驗，依然與台灣不同……¹

彭瑞金也表示，「長期被當作軍事用途的金門生活，當然不是把金門當作『反攻大陸跳板』的台灣人所能想像跟體會的」²。金門跟中國大陸近、跟台灣遠的地理關係，也在文學產生了距離。目前，透過官方以及民間的努



走過戰地歲月，迎接文學光輝
仙洲·戰地·曙光：金門馬祖文學特展

力，希望漸漸消弭距離，使得台灣文學容納更多、包涵更廣。

金門縣政府對推廣金門文學不遺餘力，分別於1996、1998、2001年，出版了30冊《金門學叢書》³，就島的采風、人文、聚落、傳說、教育、族譜、戰史等，分冊述說。楊樹清在出版總序裡提到出版「金門學」的用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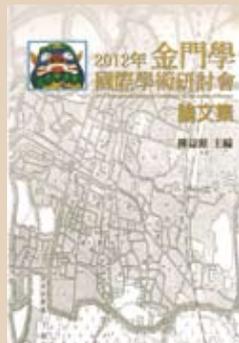
透過「金門學」叢刊的永續出版問世，我們期待全方位呈現金門與台灣、大陸、南洋的親密關係，又有著不相同的社會體制與文化條件，讓世人建立對金門文化上的尊重、關懷、吸引跟了解，也讓金門可以在自己特殊的歷史、地理、地位與思考中，真正深入本身的文化體質中探索新的可能。⁴

楊樹清的序言，提出了金門跟台灣的差異，並秉持開放對話的態度，期許金門跟外界多元對話。金門縣文化局為了擴大「金門學」的研究，在2006年5月28日正式成立「金門學研討會」，由文化局李錫隆局長、金門學研究會理事長蔡鳳雛籌劃，策辦「二〇〇六年金門學術研討會」，以「金門采風」、「金門戰略」、「金門經濟」、「金門戰役」、「閩南文化」等五大課題為主。2012年10月，成大陳益源教授策劃主導金門學研討會，大量設置文學議題，從學術意義探討金門文學。李沃土縣長並專程與會，聆聽學者專家建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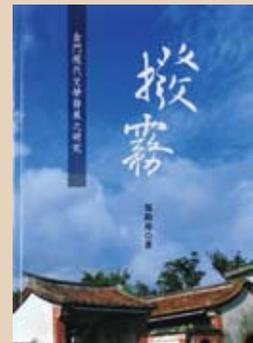
現階段，比較全面研究金門現代文學，以翁慧玫所著《金門鄉土文學研究：以軍管時期為主》，與筆者的《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》為主。綜觀金門現代文學的發展，戰爭的影響非常深刻，要了解金門文學，必先認識戰爭帶來的束縛。



金門縣政府出版《金門文學叢刊》共三輯，每輯十冊。



「金門學」的建立：2012年金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。



吳鈞堯《撥霧：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》。

1. 黃克全，〈黃克全小說座談會〉，《太人性的的小鎮》，台中：晨星出版社，1992年8月，頁216。
2. 同前註，頁224。
3. 江柏煒，〈台灣研究新版圖：以跨學科視野重新認識「金門學」之價值〉，發表於中興大學舉辦「金門學」研討會，2008年6月14日。
4. 楊樹清，〈金門。大歷史下的一頁驚奇〉，《金門族群發展》，台北：稻田出版社，1996年12月。

戰地政務成為文學背景

1956年7月，金門實施戰地政務，執行管、教、養、衛四大工作，以建設地方、培養民力、支援軍事策進反攻為施政中心。包括設置民防總隊與自衛總隊，將全縣155個自然村，依戰術需要，編為73個戰鬥村；實施戶警合一，強勢管理戶籍、流動人口、出入境等。比如，岳母到女婿家為女兒燉補做月子，必須報備；舅舅喝外甥喜酒，必須報備；買了新車，必須拆除收音設備，且用膠帶遮掩二分之一的車頭燈，方可上路。居民生活不但清苦，且限制多。

前金門縣長陳水在，回憶戰地管制下的生活情景：

我父親跟幾個哥哥也都被編入民防隊，當命令一來，我們一家人都哭成一團，因為這一出門，能不能回來，誰也不敢預測……。我父兄參加碼頭運補的感傷情景，其實發生在金門的每一個家庭，那時全金門的村莊輪流到碼頭搶運，只要命令一到，這個航次輪到的村莊，必須派出民防隊三十人、五十人或一百人，就按名冊依序勾選，那時沒有不去的理由，民防隊視同軍人，不去會被軍法審判的……。這是人生中非常殘酷的事實，不幸卻讓我們金門地區的百姓扮演這樣的角色，這種苦絕非台灣地區沒有經歷過戰爭的百姓所能體會跟想像。⁵

陳水在說，「副村長早期稱指導員，不論指導員、副村長都是村裡最有權力的人物，他們握有生殺大權。舉例來說，他們檢查公共衛生，發現你家門口沒有打掃，指導員、副村長就有權力把你抓起來關上一個星期」⁶。

嚴格的軍事管理，造成金門「生活斷層」、「經濟斷層」、「教育斷層」等三種斷層現象。金門是一個海島，地貧物缺，不少壯丁往南洋發展，



金門無所不在的戰地精神標語。(攝影/簡弘毅)

1949年以後，兩岸戰爭，謀生路徑就被切斷了。島地土貧，開發很重要，不少耕地被徵做軍用，滿佈的海岸雷區直到今日還阻礙金門的發展。戰地金門，側重國防教育，諸如民防訓練、莒光日教育、跆拳道、輔導從軍等皆為重點，今日旅遊金門，仍處處可見「效忠領袖、忠黨愛國」、「親愛精誠」、「莊敬自強，處變不驚，慎謀能斷，獨立不撓」等口號。

現代主義與兩種神話

「生活」、「經濟」跟「教育」的斷層，產生了以黃克全為代表的現代主義風格作家。呂正惠指出，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第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，跟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割離⁷：「當知識分子被迫從自己的土地與人民、歷史文化中切離開來時，他如何從本身的存在去找到意義」⁸，對命運的未知、徬徨跟焦慮，塑造了金門居民惶惶無措的人生，現代主義成為金門文學的重要出口。

「斷裂」與「疏離」是現代主義作品的特徵。在黃克全的作品中，常見主角肉體與心靈的斷裂，作家是透過這個徵兆，來指控戰地生活對人性的扭曲。許水富、張國治、洪進業、蔡振念等新詩，也常見逃離與疏離，如洪進業就吶喊著：「我縫不合的傷口啊童年／我能帶你逃到哪裡去呢？」

前線金門戰火不斷，台灣大後方則繁榮富庶，造成作家筆下「軍國神話」與「新中原神話」兩大



主題。「軍國神話」呈現軍國教育在金門的滲透狀態，金門被建設為固若金湯的反共堡壘，居民則被徹底改造為服膺政府領導的順從、忠貞子民。張國治在〈寫一首詩給你——致金門〉寫著，「所有的棄械準確無誤／我們將焚燒一株火種／下一場血，有關年代、日期／等候我們捐軀躺下來命名」⁹，慷慨激昂述說為國捐驅的勇敢，生命變作一場血祭的浪漫，莫不是軍國神話在金門島上全面發酵，拋頭顱、灑熱血，也都成為責任和義務。

就讀國小時，筆者曾在學生帽底記下人生座右銘，那是文天祥名句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。那一年，我不過8歲。

金門窮苦，台灣富裕，是金門人成長的共同記憶，長大以後到台灣發展成為共同心願，「新中原神話」記錄著金門人對台灣的嚮往，以及貧富對比下的省思。

洪春柳在〈印象金門〉中，完整而直接地描繪出金門人的心理變化與處境：

金門人什麼時候開始在台灣人面前顯得自卑的？大概是民國四十七年，八二三砲戰後。成為戰地之後的金門，屋毀人亡，戰火倉皇……離開了熟悉的故土的金門人，只能用惶恐的心情站在台灣的土地上，一無所有地重新開始。¹⁰

砲火淬煉剛毅人物

居民在困苦的戰地成長，作家筆下描繪的人物常見「剛毅木訥的勇者形象」，趙惠芬、洪春柳、楊筑君、洪玉芬、石曉楓、歐陽柏燕、陳榮昌等人作品，都有所發揮，如趙惠芬寫著，「阿嬤像過去的金門傳統婦女一樣，也都有一段悲傷、痛苦的回憶，但是也都熬苦過來……具有一種勇於面對，戰勝各種困難的勇氣，而隱藏在人生下的下意識裡，卻是一種『溫柔特質』」¹¹。金門長者在後一代心裡，是一個勇者，以身教留下人生楷模。楊筑君寫著，「夢裡出現無數次的，就是父親荷鋤披簑的背影，以及轟炸砲聲的歲月！多麼奇特的成長背景，也非常驕傲，這樣的環境養成我們一股堅持的毅力，有什麼事情難得倒呢？」¹²。父長的身教可見一斑。

戰爭除了歷練、威脅，再就是死亡，金門籍作家幾乎都寫到了死亡。



黃克全《夜戲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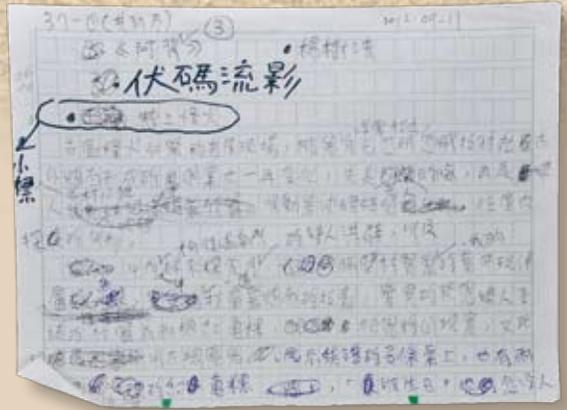
歐陽柏燕《砲彈擊落一個夢》。

5. 董群廉，〈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（一）〉，台北：國史館，2003年6月，頁43。
6. 同前註，頁47。
7. 呂正惠，〈戰後台灣文學經驗〉，台北：新地出版社，1992，12月，頁5。
8. 同前註，頁18。
9. 張國治，〈戰爭的顏色〉，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3年11月，頁18。
10. 洪春柳，〈不知春去〉，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6年3月，頁114。
11. 趙惠芬，〈光影〉，《太武山上的美人蕉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6年3月，頁18-19。
12. 楊筑君，〈我家在金門〉，《五月的故事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6年3月，頁3。

趙惠芬寫出童年躲砲彈的經過，「逃命似地跑到姑媽家的防空洞，黑暗與蒼茫在我身後窮追不捨……我的小腦袋瓜有著許多的不解？所以，手愈抓愈緊，覺得一條街的距離，是那麼地長、那麼地遠？」¹³ 死亡逼近



吳鈞堯《火殤世紀》。



楊樹清《阿背》手稿。

了，它的聲音是咻咻響，它的面貌是赤紅雙眼，它正轟隆隆咆哮；死亡逼近了，一分一秒都緊迫，趙惠芬逃著，許多金門人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夜，在死亡的夜空下競走。許水富也在競走行列，他帶著一個永遠不變的時間——一個他永遠悲痛的記憶：

一九四九年／很多人想忘記的時間／沒有分針
／沒有青春期／我補釘的衣服／被沒有眼睛的
子彈窺穿／七歲 下午 看見一群火螢在天空
肆掠玩遊戲／之後 每次父親手上的菸都會引
爆懼怕的故事／九歲 懂得學習逃亡和信仰榮
格／十一歲 懂得辨別生死蠢蠢擺盪方向¹⁴

戰爭讓一個孩童早熟，提早看見生命的無常跟錯亂，也因為砲戰，死去的都屍骨無存，活下來的，卻喪失該有的童年。故鄉本是成長之地，卻成了死亡之所。

然而，死亡與喪失都比不上潛意識的驚悸更讓人惶惶度日，蔡振念提到非洲戰火燎原時，透過遠方的戰爭想到親歷的戰火跟童年的惶恐，「經歷過八二三砲戰的洗禮，我的家鄉金門今天仍有無數的地雷——如同阿富汗、非洲——隨時會因誤觸引爆傷人，我童年最恐怖的夢魘是半夜被砲聲驚醒，以

為共軍已經登陸」¹⁵。

每一個島嶼，都有它的記憶與悲情，金門在重新審視它與世界的關係中，走進新的世紀；同時，作家也該審視自己與外界的聯繫。當下金門文學缺少的，是以金門為母土、為主題的文學專著，零星地書寫金門，力道便不足了。有鑒於此，筆者以編年體方式寫金門百年歷史，完成《火殤世紀》，獲得新聞局金鼎獎；2012年底出版《遺神》，以小說探討風獅爺由來、鄭成功與金門，以及人跟神的關係，篇中收錄的〈神的聲音〉獲得九歌出版社100年年度小說獎。楊樹清的《阿背》，撰寫老兵身世與金門烽火歲月，與《遺神》同時出版。未來，文化局將陸續出版黃克全、翁翁長篇小說。四本小說屬於金門文化局「開門」長篇小說寫作計畫，正是希望金門的主題可以被凝聚。

筆者曾與李沃士縣長參加某電視台錄影，事後問李縣長，為何很少談金門的戰爭跟悲情？他說，當一個政治人物必須面對很多挫敗，如果時刻活在悔恨中，那就沒有未來了。李沃士記得歷史，但也必須昇華它。

作家們也是。悲情跟傷痛不會消逝，但可以被記憶、被記錄，被以更美好的型態展現它們的價值。☒

13. 趙惠芬，〈防空洞裡的香蕉味〉，《太武山上的美人蕉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6年3月，頁8-9。

14. 許水富，〈某天邂逅的日記〉，《孤傷可樂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6年3月，頁128-129。

15. 蔡振念，〈黑暗之心〉，《幼獅文藝》646期，2007年10月，頁16。